

WOZAIJIANANYUZHANGDA

我在监狱长大

一部真实记录监狱生活的惊心之作

黄鹤飞◎著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WO ZAI JIAN YU ZHANG DA

黄鹤飞 著

我在监狱长大

1990/4/5
05-

中国 社 会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监狱长大/黄鹤飞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0.11

ISBN 7-80146-487-7

I. 我… II. 黄…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5878 号

书 名: 我在监狱长大

著 者: 黄鹤飞 著

责任编辑: 张 佳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编: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46-487-7/I·31

定 价: 17.8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话说《我在监狱长大》

(代自序)

黄鹤飞

我曾经犯过罪，被法院判处过无期徒刑，从17岁到27岁的10年间，我都是在高墙下度过的，可以说，我是在监狱长大的。正因为我深刻地认识到了犯罪给社会、给家庭、给自己带来的危害，饱受过桎梏的痛苦，才更加痛恨犯罪，痛恨假、丑、恶的事情，才更希冀每一个在监狱里服刑的人都能早日从罪错之中自醒、自拔、自救；才更希冀我们的社会安定、家庭温馨、人民幸福。

因此，我决定用自己在监狱长大，在监狱里走上读书自学、[↓]自新、自强的改造道路，最终达到自救的实例，来为党和政府“改造人，给出路”的英明政策做见证，来证明读好书对监狱服刑人员的改造好处多多益处多多。并力图影响和带动一批服刑人员，特别是年轻的服刑人员，走上改恶自新，发愤自强的道路，使他们不再沉溺于罪恶的困扰之中，使他们的精神得到解放，使他们通过几年或十几年的服刑改造，能够像今天的我一样，真正地心底里悔改，真正地脱胎换骨，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前

言

托尔斯泰说：“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将不再虚构文艺作品……作家们，如果将来还有作家的话，他们将不再编造，而是将他们在生活中恰巧遇到的那些曲折坎坷且充

满了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写出来”。我想把我自己自焚与再生的思想转变过程写出来，这种欲念由来已久了。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和阅历去洞察许许多多的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更缺乏文字表述的能力。当我在今天，用冷静、客观的态度审视我的过去，审查我在监狱10年的所作所为的时候，我会努力地像医生一样用笔来解剖16岁、17岁……每一个阶段的“旧我”，让每一个读者与我共同考察和分析导致一个少年犯罪和对其实施改造的社会、家庭、个人等等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免不了要涉及许多的人，许多的事情，无论涉及到谁，无论涉及到什么事情，我将尽可能地尊重客观事实，不以个人的好恶来评判。特别是有些阴暗、丑陋的东西，由于长期隐藏在社会的暗隅里，基于良知的缘故，我准备把它们掀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照一照，提到桌面上摆一摆，因为我觉得很有这个必要。

我在监狱里长大，我以乐观的态度看待中国监狱的现在和将来，但是，我不过分去夸赞中国监狱的现状，因为我在多年监狱生活里，既看到了党和政府“改造人，给出路”监狱政策的英明与伟大，也看到了党和政府英明、伟大的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被少数人扭曲和践踏的诸多事实。可以说，我曾经迷茫过，困惑过、诅咒过、抱怨过，甚至感到整个社会都在堕落，也因此而自暴自弃过，但是，当我意识到一味地抱怨、一味地诅咒对自己对社会都无益的时候，我抛弃了过去偏激且盲从的错误思想，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并立志要做一个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人，做一个脱离了罪恶和低级趣味的人。

《我在监狱长大》一书以我——一个思想偏激、行为叛逆、胆大妄为、意志薄弱的犯罪少年在狱中心灵得到成长，人生得到装备的经历为主线，以我和纯凤苦恋终成眷属的爱

情故事为辅线，真实地记录了我在监狱10年改造生活中曲曲折折的心路历程和所见所闻所感。写作目的有三个：

一是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改造成绩为党和政府英明伟大的监狱工作方针政策作见证，给在监狱里服刑的青少年作一个榜样，使之自觉地通过自学达到自新，通过自强实现自救，走上一条金不换的回归路。这条人生道路虽然多了一份坎坷，多了一份曲折，多了许多艰辛，但是，对于已经失足了的青年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条自我拯救、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神圣之道、光明正途呢？

二是希图通过这本书的出版和发行，引起各级人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监狱工作的关注，为在监狱里服刑的人们营造一个良好的改造氛围，在监内实施“金不换读书工程”，在监外实施“金不换就业工程”，为服刑人员回归社会后的就业谋生建立一条就业缓冲带；呼唤中国帮教志愿者协会的出现，并呼吁社会全面实施一项系统的“金不换工程”，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提高和巩固中国监狱改造质量与成果，努力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三是为中国监狱学研究提供一份活生生的素材。在我人生最失意、最沮丧、最无助的日子里，我得到了许多老师和朋友的帮助，获得了无比珍贵、无比纯洁、无比深厚的友情、爱情和亲情，如果《我在监狱长大》一书能够出版发行，既是我向亲人、师长和朋友们的一份回报，也是我回报社会、弥补我年幼时所犯罪错，感念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感化、挽救所呈交的一份人生答卷。

仅以此文代自序。

目 录

话说：《我在监狱长大》（代自序）

第一章 出校门进牢门

引子	3
梦碎花城	4
被迫辍学	16
出校门进牢门	24
苦涩的早恋	31

第二章 看守所纪事

我是主犯	41
娃娃武警	46
接受审判	58
上诉失败	68

第三章 黑色奋斗

人监第一课	73
育新学校	82

走进七中队	91
-------------	----

第四章 彩色染缸

第一次禁闭	105
忏悔是灵魂的出卖吗	115

第五章 情暖痴心

飞越高墙的鸽子	131
感谢书籍	141
唯有爱，罪恶挡不住	149
我与一级警监	161

第六章 重获自由

十年一度鹊桥会	175
重获自由	187

附录：黄鹤飞狱中书信集

后记：献上注满感激的心

我在监狱长大

第一章

出校门进牢门

引 子

不甘平凡、欲出人头地并不是过错，但这些行为必须纳入社会规范之中，要结合生活实际，决不能想入非非地自我设计，更不能铤而走险，铸成千古之恨。

——摘自鹤飞日记

我原本不叫黄鹤飞，是成年后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字。

我的父亲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子女像所有父母一样：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因此把“圣”、“贤”两个神圣的字眼冠在了我和姐姐的名上。我原名叫黄发圣，从这个名字上，可见父亲对我寄予了怎样的厚望。他期盼着自己的儿子能成长为无所不通、道德极高的圣人，指望着我能成人成才，光宗耀祖。

遗憾的是，我辜负了父辈的期望。学，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可谓“一无所长”。一个无知者的道德水平自然可想而知了。其实，年少时，我根本就没想过要当无所不通、道德极高的圣贤。我的理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当“中国的毕加索，当代的徐悲鸿”，成为一名有所建树的大画家。然而这个梦从我辍学上班时就被粉碎了。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最终导致了我和纯凤携款私奔。

我的故事，就从我和纯凤携款私奔讲起吧。

梦碎花城

我
在
监
狱
长
大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一场美梦之后，在严肃的法律面前，我碰了壁，摔了跤。只有在摔跤之后，我才体味到了行险于侥幸的渺茫……

——摘自鹤飞日记

盛夏的南国，到处是一片葱葱绿绿。

火车钻出最后一个山洞，冲入了珠江平原。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荔枝林，那一片连一片的甘蔗园、香蕉园，无不令人心旷神怡。扑入我眼帘的是无限的生机和代表着生机的绿色，抚慰我心灵的是跃动的春意，此时此刻，我感觉不到一丝一毫夏天燥热的气息。我那吊悬而紧绷着的心也随着窗外夏的惬意而放松下来。

播音小姐悦耳动听的报站声提醒着我站起来收拾行装，纯凤望着我问：“到了吗？”我告诉她尽快收拾东西，这就是我们此次出行的目的地。我知道她心情比我更紧张，当车厢中的旅客们都靠着躺着进入梦乡时，她仍睁着两只大眼，毫无睡意。虽然她比我大两岁，但毕竟还是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19岁少女，也许这就是女人天性比男人精细之处，时时警惕着，被她紧紧抱着的提包里装着我们这次南下发财的全部本钱。

4

她站起来整了整头发和衣着，我下意识地拍了拍她的肩

头，她朝我会心地一笑，充实了我这个 17 岁大男子的自豪感。我知道这里已离我们的出发地千里之遥了。

我接过她抱着的提包，牵着她那柔软而略有些颤抖的小手，融入了出站的人流。

在我们眼前闪动的是那一片片红红、绿绿、高高、矮矮、大大、小小，变幻着的霓虹灯和一片“的士”的海洋。纯凤拉了一下我的衣角，用她那双美丽的眼求助似地望着我问：“到哪儿去？”

“别慌，跟我来。”我牵着她向前走了两步，伸手一招，一位年近 40 的“的士”司机很有礼貌地走到我们面前，将左手向他的汽车一摊：“小姐、先生，请上车”。

纯凤略有迟疑地望了我一眼，紧跟着我钻进了红色轿车的后座，小车慢慢地启动了，中年司机问：“请问二位到哪里？”

“天晓得要到哪里”。我在心里一惊，随即反应过来，很客气地对司机说：“这样吧，请带我们找一间中等宾馆，免得像上次那样，住好了，说我们摆阔，住差了，又说我丢了他的面子，这次你就帮我们参谋一下，到时我老爸问起来我就说是司机介绍的。”

“哦，我知道了”，听完我的话，司机从反光镜中看了我们一眼：“两位一定是从北边来的高干子弟，是出差还是旅游？”说着话，从三五烟盒中取出一支向我递过来。

“谢谢，我不会抽。”

“嘿，不简单，现在还有像你们这样高干子弟不抽烟的，那你们老爸的官一定不小，管得严，难怪他对你们住旅馆都

要限制，那好呀，我给你们找一家档次高价格又适当的地方”。

“那就谢谢啦。”

我在监狱长大

说真心话，我应谢谢这位司机，要知道，我和纯凤自从娘胎里出来，别说没出过远门，就连省城也只去过两次，何况是这千里之外的地方。司机若真要问我哪家旅馆好的话，我肯定哑口无言，因为连一条街道的名字我都不知道。

汽车在车流中穿过了一个个红绿灯口，左转，右转，一栋栋高大的建筑、一排排五光十色的商店扑面急驰而过。

“这次不光是来玩的吧，是不是想做点什么生意？”司机眼睛虽然望着前方，但仍不放弃与我套话。

“一边玩玩，一边办点事。”我顺口答道。

“办点什么事，不保密吧？”司机含笑问。

“有什么密可保？上次老爸给这里的一个朋友批了一笔彩电，要我来看看办得怎样了。”我想，既然已到了目的地，不吹嘘一下，今后是难以办事的，所以，我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回答着他。

“哇，不简单，二位真有福气。现在一张批文，至少也要捞个十万八万的，那拿到批文的就赚得更多了。”听司机羡慕的口气，就好像眼看着这笔生意正在分红。

“嗨，你错了，我老爸古板得很，一个子儿也不要，人家送去了他还把人家教训一顿。”

“我知道，你老爸并不古板，只不过是策略而已，这不，你们来了不一样吗？”司机好像是一位久经商场的人。也难怪这里是现代中国淘金者的发家之地，连“的士”司机都精

熟生意之道。

汽车驰过大街，穿过小巷，冲进了一个大院门，爬上一栋大楼的前廊后停了下来。司机走下车，打开后座门，并将右手放在车门上方，很礼貌地请我们下车，我拉了一下纯凤，她跟着我走下车来。

“这就是‘南国宾馆’，是部队办的，又豪华，又便宜，又安全，保证你们老爸满意。”司机随意地给我介绍着。

我站在车旁，望了望四周。哇，好大的庭园！喷水池中喷着水球，古木参天。一栋栋小楼隐匿在夜幕之中，既神秘，又气派。宾馆接待大厅里一片肃静，穿着蓝色制服的小姐笔直地站在服务台后，笑容可掬地望着门外。

“就这里吧”。我故意卖弄身份，显得很随意地从西装袋里抽出一张 50 元的票子送给司机：“不用找了”。

司机突然停住了笑，眼睛发出惊奇的光亮，仅隔几秒，那笑又在整个脸上荡漾开来：“谢谢，谢谢，到底是高干子弟。”司机一边说着，连忙帮纯凤提过手中的衣包向大厅玻璃门走去。门内一位穿着红色制服，戴着红色帽子的服务生拉开玻璃门对我们弯腰迎接：“欢迎光临！”

司机领着我们走向服务台，还没等服务小姐开口，司机就抢着说：“开 305 号套间。”

“好的”。服务小姐熟练地在抽屉里拿出钥匙递给司机，又顺手递给他一张登记表，“请问，住几天？”

“先住几天再看”。我从上衣袋里掏出 100 张 5 元一扎的钱，放在服务台上。

“你们先进房休息，”司机又向服务员说，“等一下把收

据送上来。”

“好的，”服务员冲着我们一个微笑：“二位请上楼。”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第一件让我费脑筋的事，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让这位司机给解决了，因为我们匆匆出逃时手中没有一份证明，我从内心感谢这位司机和这位比我大不了多少的服务小姐，我很礼貌地对他们说了声“谢谢，”又下意识回头望了一下大玻璃门外停着的汽车。灯光下，我看见汽车前门上写着几个字：“南国宾馆出租车”。我明白了，原来他们是一个单位的。

在司机的带引下我们走上了三楼。他为我们打开了房门，我和纯凤进门后几乎惊呆了：宽敞的会客间，豪华的卧室，进口的家俱以及食品柜里和冰柜里的各种各样的食品，都是我们前所未见的，更谈不上享受过了。司机放下提包，让我们填写了住宿单，我把早已想好的黄吉、黄凤两个化名和假地址填了上去，这时，服务小姐已将收款单据送来了。

“二位先休息，要用车时请呼我，随时来接，我姓陈”。司机说着从口里掏出两张名片递给我们：“请多多关照”。

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与他道别，司机很有礼貌地出去了，我一直把他送到楼梯口。说真话，我真高兴，一踏进羊城就碰上了一位这样好的司机，更增加了我想入非非的勇气，完全丢掉了仓忙出逃时的不安心理。

我回到房间，纯凤站在宽大的梳妆镜前望着自己呆呆地发愣。

“放心吧，不会有人知道我们在这里的。”我拉着他坐到厚厚的席梦思床上。

“都是你，住这么好的房子，钱用完了怎么办。”她半是埋怨，半是娇嗔。

“放心吧，既然别人把我们当高干子弟，我们何不就当下去，何况我们还有这么多钱，好多人一分钱也没有不也在哪里闯出来了，我不相信我们就闯不出来！”我安慰着她。

“怎么闯法，我连街都不敢上，就像后面有人在盯着我。”

“办法多的是，过几天，我们也来办一家公司，还愁赚不到钱，有了钱就什么都好办了。”我充满着盲目的自信，实际上我也心虚，但已到了这个地步，我只能给她打气了，不然她要是不配合，那就难以混下去了。

“听你的，听你的，现在不听也要听了”。她向我一笑，满脸嫣红，我把她一抱，双双地倒在柔软的席梦思上，我对纯凤说：“广州真好，我宁可在广州做个乞丐，也不愿再回那乡村小镇？”这一夜，我连梦也没有做一个，只有欢乐。

“丁零零”，一阵电话铃声把我们惊醒了，纯凤望着电话不敢去接，我忙从床上跳下来，拿起话筒，那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是前几天送我们来宾馆的陈司机。

“啊，陈先生，你有什么事吗？什么，你请我们去喝早茶？真不好意思，你还有两位朋友想和我们见面？”我停下话，拿着听筒望着纯凤，她摇了摇头，我只得推辞了，“这样吧，改天我们请你吧。”

“不行啊，他们已在餐厅等着了，我的朋友是搞电器生意的，一回生，二回熟，交个朋友嘛。”听筒里传来了陈司机的恳求声。